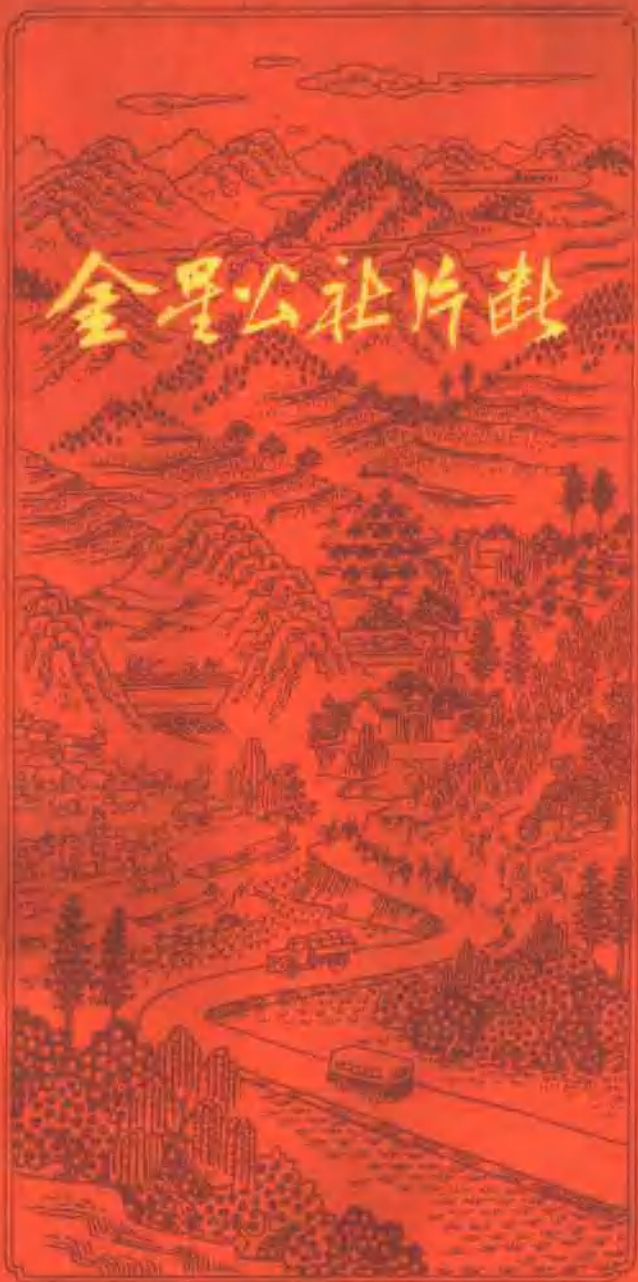


金星公社片断





金星公社片断

金星公社史编写小组

·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2年·太原

金星公社片断

金星公社史编写小组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开州路七号)

山西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晋出字第2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 7印张 • 112,000字

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六二年六月太原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650册

目 录

李順达一家.....	陈 杰	(1)
入党那年.....	李順达口述 长青整理	(10)
西沟血案.....	黄楼口述 張生整理	(19)
民兵复仇記.....	黄楼口述 張生整理	(25)
李順达互助組.....	陈杰 王瑞	(34)
好男要当八路军.....	张芝林口述 竹林整理	(52)
我男人刘建兴.....	郭玉兰口述 长青整理	(58)
金星奖章.....	李順达口述 安霄竹林整理	(66)
申紀兰同工同酬.....	魏 文	(73)
訪苏归来.....	李順达口述 秦积善肖青整理	(85)
險些走上了独木桥.....	馬玉兴口述 竹林魏良整理	(91)
十字路口的斗争.....	李何則口述 張生整理	(104)

欢欢喜喜入了高级社.....	馬娥子口述 竹林整理	(111)
獼猴現形記.....	馬喜富口述 岳維良王珂整理	(117)
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岳維良	(123)
从受灾到丰收.....	肖河	(129)
山沟里机器隆隆响.....	許交群口述 長青整理	(136)
甩掉扁担.....	馬喜富口述 岳維良整理	(143)
电灯照亮了山沟.....	郭聚法口述 王芝華整理	(150)
新出厂的机器.....	黃省吾	(156)
金星业余紅专学校.....	申紀兰口述 王珂整理	(162)
爱社模范徐群中.....	肖河	(168)
紅勤巧媳妇属春果.....	王小女口述 孙俊力整理	(176)
駭狼英雄张有成.....	長青	(183)
山药蛋逼上梁山記.....	黃省吾 肖青	(192)
工农携手齐跃进.....	方中谷 肖河	(198)
勤俭是个传家宝.....	曾小唐	(205)
西沟漫步.....	卫廷瑾 郭建中	(214)
后 記.....	金星公社史編写小組	(218)

李 順 達 一 家

陈 杰

蒋介石統治时代，河南林县河潤村有李家兄弟七人，租种着六亩土地，养着老少三十多口人。人多地少，兄弟七个不得不分門另戶，各支炉灶。

老三名发全，娶妻郭玉芝，生下六个孩子，大儿順达刚滿十岁。一家八口人，只分得一亩土地，几斗杂粮。水流三股薄，分家更难活啊。

这天中午，順达露着黑油油的脊梁，扛着一籃子春野菜回家，一进飯棚，見小砂鍋的水气腾腾地一直往外流，娘坐在鍋边直掉眼泪，就問：“娘，滾着鍋，不做飯哭甚哩？”

玉芝抹了一把泪，对順达說：“娘等你挖回菜来，好給你弟妹們做飯吃。”

“不会先下米呀！人家都快吃罢飯呀。”順达的肚子咕嚕咕嚕地直叫喚。

爹一边洗野菜一边說：“滿共几斗粮食，吃了几个月，缸底早朝天啦！”

玉芝看孩子餓得伤心，拿出早上留下来的半块发过芽的紅薯給了順达，他刚吃到嘴边，又給娘放下說：“娘，我不餓，叫我弟弟吃吧，他小哩。”

发全把順达抱在怀里，撫摸着他的头說：“好孩子，有

家教。爹明天就走啦，你在家听娘的话，多给你娘挖些菜，不要惹娘生气……。”

顺达问：“爹到哪儿去？”

发全叹口气说：“没个一定地方，赶嘴去，跑在哪里算哪里吧。”

顺达很懂事地求娘说：“让我和爹一块去吧！娘，我和爹赶嘴去，省下家的饭，叫娘和弟弟吃，行吗？娘！”

做娘的听了顺达的话，心里有多么疼呵，她摸着顺达的头，眼泪不断线地流了下来。

晚上，孩子们都睡了，发全手里点着一把蒿杆，玉芝借这火光，给顺达补了鞋掌，又在自己的衣襟上剪下一块烂布，正要给顺达补衣裳，忽然又放下，她想，孩子太小，不能出远门呵！天黑了住哪里？肚饿了谁给饭吃？天冷了穿啥呀？有了病……她正在发愁，顺达的弟弟哭了。玉芝把干痛的奶头塞住孩子的嘴，脑子里又翻腾起来：不讓大的赶嘴去，家里小的咋活命哩？去，还是叫孩子跟他爹去吧！于是，又拿起针线，一滴泪，一针线地缝补起来。

几颗星星还挂在天边，鸡已经叫了。发全背起鉢斧，拉着顺达起了身。玉芝怀抱一个，手拉一个，跟在后边，叮嘱着顺达爹，叫他好好的照顾孩子。顺达这一走，把娘的心给摘上走了。玉芝看不见连心的男人和孩子，坐在村外边的石头上，昏过去半天才缓过来。

父子俩爬上太行山，到了平顺县城里。这时顺达的脚上扎满了血泡，忍着疼，又赶了几里路，才到了路家口，投奔到舅舅家。

舅舅家是早年从家乡逃荒到平順来的，也是半年糠菜半年糧的穷人家。順达父子帮着舅舅种了几天玉米，等順达脚上的血泡顶住疼，父子俩便向西走了。

順达靠着爹干木匠活儿，每日做做工，赶赶嘴，风里来雨里去，东奔西跑，說話几个月过去了，他們又流浪到了晋城。

晋城是个大县城，有钱的地主真多。順达跟着爹在街上走，忽然遇見一个高个儿的老汉，他是做木工的老熟人王师傅。

王师傅有一付好心腸，他見順达父子在外流浪，实在可怜，就邀他們一起攬些包工活，給地主修盖樓房。順达人小，干不了修房盖屋的活儿，发全想給他找个願嘴的地方。費尽了千言万語，才找到了个营生，是去給一个大肚子地主看管一个四岁的小少爷，这小少爷的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罵人，还咬人哩，順达的手上、脸上都是血印印。

好容易一年过去了，順达带着滿身的伤疤，离开了地主家，跟着爹到了另一个地主家。

順达同爹在一起学了二年木工，成了个半把手，做两天活，能賺到一个全工資。父子俩感到心滿意足了。誰知在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呢！

那万恶的閻錫山为了想做一輩子土皇帝，便拨了一大笔錢，扩建晋城县的城墻，把晋城的泥木工人全抓去修筑城楼。

那是一个端午节。工友們的脊梁象块黑油布，汗水在鞋窝里淌着泥。一霎时，天昏地暗，雷声隆隆，大雨傾盆泼下

来，墙头上流着泥浊，滑得立不住脚，工友们跌倒爬起来，滚得活象个泥老爷。发全和他的徒工马进前“唉呀”一声，“噗嗤”掉在墙下，两个人的头上都碰了个大窟窿。血水、泪水、汗水、雨水，都流在一块了。

为了挣一口饭吃，发全和进前用手巾包住头伤，又冒雨淌河，从洪水中抢救回许多砖瓦、石料，才回去吃午饭。

完工的这天，閻錫山的狗腿子外号黄猫胡子的来验工了。他衔了根纸烟，颠颠跛跛地在城墙下转来转去，没有找出一点毛病，一声没吭。最后，他拿着一支半截铅笔，在纸烟盒上画了个口字，对发全说：“嗨，下午来办公室算账吧。”

发全到了黄猫胡子的办公室，站在桌前等着领工钱。过了老半天，狗腿子摸了摸他那三根黄猫胡子，开了腔：“你看！”他指着纸烟盒上画的方方质问发全：“城墙上的方炮眼，为什么用破砖垒呢？”

发全理直气壮地说：“不用半截砖，垒不成方炮眼，这是有尺寸的，先生。”

黄猫胡子说：“胡扯！什么有尺寸，明明是欺騙公家，想抓公家一把哩，还强辩什么！”他把茶色眼镜一摘，露出一双秃雕眼。发全等着开工钱，黄猫胡子却只顾拨他的算盘珠，发全急了，说：“开工钱吧！先生！”

“破砖垒城墙，还想要工钱吗？欺騙公家，应该治罪！”黄猫胡子把秃雕眼一瞪，带盒子枪的警卫员，把发全推出门外。

发全气呼呼地回到工房，工友们一下把他围了个不透

风。都来領工錢。

发全把情况給大家說明白后，大家的肚子气得快破了。

发全一生气，跑到县衙里击了堂鼓。

誰想到，那位黄猫胡子早把克扣民工的血汗錢，送到县太爷的大烟斗里去了。受了賄的脏官把李发全关进了看守所。

发全住了看守所，几百个工友半平的血汗白白地流了。

十五岁的順达，出門在外，无依无靠，双手抓空，怎么活下去呢？又怎么照顧爹不要冻餓死在监牢呢？天黑了，他孤單單地躺在古庙里，和泥胎作伴。到白天討要点凉水剩飯，哭哭啼啼給爹送到监里。这么着才熬过了五个月。

发全出了監獄，正是腊月初。腊月，是穷人最难活的时候。欠地主的租債，短官家的捐稅，都得交清，不留隔年賬。父子俩白白受了一年，莫說归还外債，就連自己也顧不住。他們不敢回去，只好沿村討要。等到三十日深夜，人靜了，才偷偷地回了家。

过了正月，天气暖和了。一天晚上，发全同玉芝商量說：“手艺是要不得了，在家种地吧，人多地少顧不住，何况又添了三个孩子。依我說，不如到平順山上租坡开荒。”回头又和順达說：“孩子跟爹跑了四、五年，酸甜苦辣都尝过了，大了可不要象爹这么沒出息。不論穷富，守家种地是正經。咱到平順山上，一来野菜多，二来也离你姥姥家近了。”順达刚强地說：“記住了，我听爹的話。”

天明，发全一条扁担挑着两个儿子，玉芝怀抱着晚生的女儿，扛着一輛紡花車，順达拉着两个弟弟，就逃开荒

了。

一家大小到了平順路家口，暫時在順達的舅舅家住下。玉芝讓弟弟郭双尼三番五次求告地主郭召海，才在西沟山上租給几亩坡地和一眼破窑洞。

順達爹把一担子挑来的家当放在窑門口，走进窑洞一看，連腰也直不起来，真不是住人的地方。順達娘把里边的旧羊粪，又湿又臭的脏土收拾了收拾，搬了几块石头，拾了把柴火，安起鏊生着火，煮了把野菜。順達領着弟弟在山坡上割了些茅茅草草，鋪在地上当被褥，围在門口頂門窗。就这样过起日子来。

万事开头难，离乡人吃的、穿的、盖的、用的，要甚沒甚，这怎么成家立业呢？

这里住着十多户人家，都和順達家一样，是从外乡逃难来的。他們見順達一家穷得那个可怜样儿，便想起了他們刚来的时候，也是有了这頓愁那頓！于是这家借鏊菜，那家借鏊头。都自动的帮助。这才是：天下农民是一家，穷人見了穷人亲。

一天，順達娘拿着宋金山借給的一把鏊刀說：“孩子，邻居好心好意帮助咱成家立业哩！咱可得长心啦！要下力气多刨几鏊荒地，多打几斗粮食，到秋后好归还人家。要不，下年怎么再张口呢？”回头对貴達說：“你要把这个鏊磨得快快快的，多刨些野菜，慢慢熬吧，到秋天就好啦。”

一家人听着順達娘的話，起早摸黑地开荒种地，沒牲口犁地，順達帮爹拉犁，娘在后边推，血呀，汗呀，全流在这片坡地上，就盼的打下一点粮食，一家人能喝口糊糊湯。就

这样白天黑夜，风里、雨里，受呀、熬呀，好容易盼到了秋天，打下几石粮食，收下几布袋地蔓菜根。一家人脸上才有了点笑色。没想到狠心的地主把这点粮食全部刮去了，连口稀糊糊也没喝上。没办法，只好忙着刨野菜积树叶过日子。

第二年的春天，顺达爹对孩子们说：“头年没有扎下根，今年要比去年强，你哥弟们都大啦，多开些菜地，多种些地蔓菜根，地主要了粮食，有地蔓也能顶粮吃。”一家听着爹的话，一股劲开了十多亩荒地。正伏天，庄稼长得旺腾腾的，地蔓花儿开满地啦，庄稼人谁不喜欢呀！谁知老天爷不睁眼，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下起大雨来，坡地连土都冲跑了，庄稼被刮得一千二净。可是到了秋天，一颗租子也不能少交，逼得顺达娘连夜不睡觉，把紡織的布和舅舅家借来的衣裳都顶了租。顺达娘一边吱扭吱扭紡花，一边叹气：說話土冻呀，吃沒吃的，穿沒穿的，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顺达爹眼看看一家人难以活命，不得不二次到晋城去卖苦工，想弄上几个钱买些粮食渡过这荒年。

全家人天天张嘴等着爹买回点粮食吃。沒料想，一走半年，連个音信也沒有。沒法了，娘叫顺达到晋城找他爹去。顺达紧紧腰带走呀走，走了三天三夜到了晋城，打听了好几天，才訪到爹是給一家外号叫“臭壁虱”的地主盖楼房的。他围着楼房轉了好几圈，找不見爹，又到地主家里打听。臭壁虱吭都沒有吭。后来，碰見一个認識的小泥工才悄悄告訴他：“你爹給地主盖好房子后为了要工錢，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死了有好几个月啦！”小泥工还没有告訴他爹的尸

首埋在那里，順达就象脑后挨了一闷棒，跌倒不說話了。小泥工把順达慢慢地救活过来，順达怒冲冲地就要到衙門里去告状。小泥工連忙拉住他說：“順达，千万去不得，沒听说‘天下衙門朝南开，有理无錢难进来’，衙門里的老爷們都是有錢有势的，和臭壁虱一个鼻孔出气哩，你一个穷孩子怎能斗过人家？告状那有你的命在？”一番話說得順达腿軟了。这叫順达怎么消这口冤气呢？小泥工领着順达在城壕里找見爹的墓堆。順达趴在爹的墓前呜呜地直哭，那个小泥工的心腸真好，帮順达找了块长长的石头，石头上刻了順达爹的名字，記住墓堆，以后好搬尸。他又借了件衣裳当了一块錢，給順达做盘費，要他快快回家，免得又遭臭壁虱的残害。

順达回来見了娘，一下就扑到娘的怀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娘見順达这种情，心里就明白了，一家人呀，哭成了一堆。娘望着这一大群孩子，心象刀割一样的疼，眉毛鎖成了疙瘩：孩子沒了爹，从今以后一家人的死活要靠她說哩！这世道一个妇道人家，用什么法儿拉扯大这么多孩子呢？她越想越心疼，大口大口地咽着苦涩的泪水。可是，回头又想：照这样哭下去，有什么用呢？把孩子們都哭病了，又該怎么办呀？她忍住悲痛給順达擦了擦眼泪，刚强地說：“孩子呵！咱就哭死吧，誰心疼哩？如今是虎狼当权的天下，打掉牙齿和血吞，你們要記住你爹是咋死的，只要有口气，咱娘儿們就要拚，拚死拚活也得熬下去！”

十八岁的順达可懂事哪！他記住了地主杀父之仇，也知道娘的苦处，他懂得做娘的沒明沒夜地熬煎，为的是把他弟弟妹妹六个拉扯大。他擦干眼泪，整天替娘做重活，照理家

务。天不明就上地，种完地就上山刨柴禾，割艾蒿。黑夜把艾蒿搓成繩子，給娘点着紡花。順达娘一边紡花，一边教育着順达和順达的弟弟妹妹：“成人容易处世难，做一个人可不容易哩！孩子們都要有限有珠，千万記住：自古以来，有錢有势的人，是专和穷人作对头哩！他們不杀穷人害不了！咱就是再穷也别指望有錢人会給一两半錢，穷人只能和穷人交朋友，應該牢牢記住阿！……”

入 黨 那 年

李順達 口述

長 青 整理

愁多难多的苦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一九三六年简直就是鬼门关，老天爷也跟咱们穷人作了对。打入夏起，咱这山沟里就没见上一丝阳光，黑鸦鸦的云象座大山，压得人们喘不上气来。越怕下雨，雨偏偏下得不断头，淅淅沥沥的一连四十天没住气。

我娘愁眉苦脸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一会到窑门口望天色，一会在炕上吱噙、吱噙地纺花。她不说话，直发呆。我知道娘的心和我一样，时刻在惦记着地里的庄稼。还不懂事的小弟弟跟小妹妹躲在炕角冷得直打哆嗦。

一見雨小了点，娘就说：“順达，快出去寻把柴禾来，好烘烘咱这破窑洞。”

我扛起镢头上了山，又来到沟里，四处串遍了，没寻上一把干柴。摸了摸自己的那点庄稼，真叫人心疼得掉眼泪，唉！完了！哪想到一株一株的全打根上烂了！气得我不忍心再看，垂着头走回来。本来不想对娘说，怕她生气，可是娘那心怎能忘了庄稼？她急着问我：“苗子要紧不？”我支支吾吾地一句话没说，就痛心地哭开了。娘明白了，没有说什么，只用袖子擦着眼泪。你说怎能不伤心呢？我们孤儿

寡母七口人，全指望这点庄稼活命，现在眼看命根子要烂掉，还有什么活路啊！我的头立刻嗡嗡地响起来，地主郭召海每年上门刮租时那副凶恶的嘴脸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九石租子啊！秋天用什么去还？

娘和我愁得几夜合不住眼皮。有一天夜里，我出远门的大弟弟富达回来了。才十六岁的富达，因为在家没吃的，出去打短工走了一年多。我和娘高兴得把他拉上炕头。我还没有问弟弟在外边的生活情况，娘就关心地说：

“富达，你咋半夜三更的回来？路上也不怕碰上狼？”

“狼倒不怕，怕的是比狼更厉害的家伙！”

“那是甚野兽？”

“哼，比野兽还厉害，那些闾锡山的狗军队，成天杀人放火，还说要捉红军，逮过路的老百姓也逮住杀了好多。要不是我腿快，说不定让他们抓去杀了呢！”

我也问：“红军？前几天我听人家说，咱老百姓身上不能有红补钉，要是有一点红色或是装一根洋火，狗军队就说是红军。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你在外边听说过吗？”

“大哥、娘，我不只听说过，还亲眼见了红军呢！”富达高兴地小声给我们说他在平阳县（现在晋南临汾县）做工时见过红军的事：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穿的吃的跟咱们一个样，你们猜他们干甚？就是专门打土豪，斗地主，给咱穷人分土地又分粮食！”

“当真有这事，富达？”

“是真的，娘、大哥，要不是我怕你们在家挂念我，当

时真想跟上红军走呢！”

富达这一席话，象明灯一样，忽然把我和娘的心照亮了。没想到世界上还有专门为咱穷人办事的好人。我们娘儿几个小声地说着。灯光下，我看见娘的脸上有点笑容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见这样叫人高兴的事，高兴得连觉也睡不着了。

从这时起，红军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我时常是走着也想，坐着也盼，多么盼望红军也能来到我们这穷山沟！

立时，我们一家人的心里好象有了点劲，就拼命地干起活来，说什么也要从水滩里打救起我们的庄稼来。我们一家早晨不明就起来了，星星满天还在地里，排水、扶苗、补种、添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抢回来九石多粮食。

一九三七年，八路军在太行山上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平顺成立了抗日政府。有一天，我听一个过路人说，抗日政府公布了五一减租法令，凡是种地主的地，收五石谷子的减一石租。这消息真把咱们穷人喜坏了。我对娘说：“这下子咱这点粮食就不会叫郭召海全刮走了，明春还有个活路。”娘听了也高兴起来。

收罢秋没几天，郭召海就拉上毛驴到我家来了。我见他来了，没有吭声，也没有象往年一样做顿好饭侍奉他，就用口袋装了几口袋粮食交给他。他一见我少给了粮，就向我瞪了眼：

“为甚少给了我的粮？”

“你不知道抗日政府公布了减租法令吗？按五一减租我就该给你这些。”我理直气壮地说。